

新生代表覃诗雯在 2019 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

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：

上午好！我是国际关系学院本科 19 级新生覃诗雯。

在发言的开篇，请允许我对刚结束不久的军训再稍作回顾。我来自怀柔军训团七连五班。为了挑战与磨练自我，在军训开始后的第二天早上，迎着五点半的晨曦，我参加了特战连的第一次选拔。犹记得那天下午，我在七连五班同学们的助威声中走出队列，去赴长跑考核这最后一道试炼；在大家的加油声里，我拼尽全力，冲过终点线，从此换上海军蓝，成为了特战连的一员。于是，我告别了和大家一起“抱腹准备——齐步走！”的日子。在每天的负重晨跑中，在一招一式的踢打格斗中，在扎营野炊与拉练奔袭中，我跌倒过，我气喘过，和在烈日下一遍遍踢着正步的大家一样，我一次次突破了自我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。

当然，我也不会忘记，怀柔傍晚的灿烂晚霞，那首数千人齐唱的生日快乐歌，还有星空下挥舞的五星红旗和荧光棒。这些珍贵的共同记忆里，昭示着我们收获的友情与归属感，以及面对困难时坚持与挑战的精神。这些经历著成了我们大学四年的前言，也将成为助我们继续前行的宝贵财富。

非常荣幸也十分高兴，经历过高考的选拔、军训的磨砺，今天终于与大家在这里相聚，共同拉开我们燕园新生活的帷幕。

此刻，我想代表在座的同学们，感谢一群人。他们是：悉心培育我们的父母和老师，与我们共同成长、分享悲欢的同窗好友，以及中学时期奋力拼搏的我们自己。我想对他们说：没有你们的付出，我们便难以成为今日的我们；逐梦燕园的路上，感谢有你。

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我要感谢的，还有北大国关。

去年夏天，我曾来到这里，参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8 年暑期课堂。四天的所见所感，构成了我对北大国关的最初印象。她开放包容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各有各的光芒绽放，

多元的思想于此间碰撞；教室里的青年学子来自五湖四海，在这个“小联合国”里，多样的文化和谐共生。还有那些闪闪发光的国关人，他们之中，有越野滑雪抵达南极点的冯静院友，有远赴边疆扎根基层的钟梓欧学长。他们兼有青春奋进的向上活力与博闻强识的学术实力，我在他们之间聆听思想的翻动，因他们为理想奋不顾身的身影而感动，为“爱国关天下”的家国情怀、世界眼光所触动。

那个暑假的最后一个下午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出西门，在湖光塔影下许下了“再会吧”的心愿。于是北大国关成了我的“此间少年梦”，成了我为之风雨兼程的远方。

感谢当时国关为我种下的梦，今年夏天，我又来到这里。然而，当我在第一志愿上填下北大国关时，当我收到“学堂门启”的录取通知书时，当我在报到那日再度踏入秋林报告厅时，我最强烈的感受，并非夙愿达成的狂喜，也非重逢故友的激动，而是踏上一段新征程时又期待又惶恐的复杂心绪。

我当然地有过怀疑：我选择北大国关，会不会是一个因为“一见钟情”、头脑发热作出的草率决定？我是否真的作好了与它朝夕相伴的准备？国际关系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科？

在刚刚成为一名北大国关人的当下，我尝试着对自己的疑惑给出一个答案——国际关系，首先是一门综合学科，是引领我初探社会科学的理想媒介；其次，它是政治学的分支，研究国际关系，可以是出于兴趣的，但同时也不乏严肃，因为它与公共政策挂钩；它是“关系”，要求我们以历史的视角、国际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事件，研究过去、观照当下，并为未来的秩序构建寻找出路；它给我们一只独特的眼，去观察世界，进而去认识自己的国家、民族，乃至“自我”，助我们树立人生理想，使我们的爱国情怀趋于理性，真正地对国家、对世界的建设有所贡献，达到胡适先生所说的“彼爱其祖国最挚者，真乃世界公民也”的境界。——这是一门有趣更有意义的学科，我相信，对它一见钟情之外，我也将与它日久情深。

“此刻起，我们都是北大国关人。”在国关，如何更好地成为自己？在大学更自由的环境里，

我们绝不能放逐自己、沉湎堕落；要知道，“奋进的青春，自带凉风”！我愿仔细规划未来四年的光阴，踏实学习、积极探索，尽早明确发展方向，在行动中践行“爱国关天下”的口号，培养一名国关人的素养，担当起一名北大人的责任，与各位老师、同学一起，创造充实快乐的青春回忆。

我来了——我的未名博雅，我的家国天下！

我的发言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